

赵本夫



赵本夫选集

第八卷

到
远
方

敬

赵本夫选集

第八卷

散文

到
远
方

赵本夫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到远方去/赵本夫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8

(赵本夫选集: 8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54 - 2

I. ①到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8122 号

到远方去

作 者: 赵本夫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封面摄影: 缪 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20 千

印张: 22

版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54 - 2

定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上卷 人生旅途

马校长/3

老肖/5

三友人/7

老袁/8

黑砖/10

杂货店主(上)/12

杂货店主(下)/13

老道(上)/15

老道(下)/16

冥路/18

三先生/20

灶窝/21

隐士/23

蒋寿山/24

小老师/26

书痴/27

汪先生/29

听戏/30

蹴鞠

——岳庄民趣/32

粉榆棋社/34

边界小村/39

又见槐树林/41

连云神韵/42

老树/44

街头/45

怀念鞭炮/50

童年拾零/51

历史·民风·乡情/54

酒之舞/59

别一样人间

——访日纪行/61

城市的记忆/67

岁数/69

“举报”闲话/70

孩子的问题/72

看球的乐趣/73

儒商/75

退思园/77

棋圣/78

想起了宋世雄/80

家乡的茶/81

难忘我的父亲

——患病的父亲/83

善待农民工/86

先生风骨随秋去/87

简化生活/89
盘点人类/90
老人和楼/91
接母亲过年/93
告别/94
告别三峡/95
苏中第一山/97
幸与不幸/98
民国史的见证/100
穿越沙漠/102
不亦快哉/105
过年的味道/107
母亲的奥运/109
英雄·爱心·善意/111
小偷与慈善家/113
沙溪、沙溪/114
美国草/116
生命的厚度/118
亚伟《我的“亲戚”》序/120
王蓬的汉中/121
《敬群乐文》序/123
一个内心干净的人/124
藏家风范/125
壶里乾坤/127
铁甲之师/129
职场智慧/130
地洞/132
拜水都江堰/133

挺住！/135
光荣与梦想/137
我的日本朋友/139
青田古桥/141
赵集古寨/143
石痴/145
请加一只热水瓶/147
城市粪便哪去了？/148
清静宝华山/150
肥肉/151
台北之夜/152
致小虎/156
我绿色的家乡/158
一起去撒欢儿/161
碎瓦/163
到远方去/190

下卷 寻找与坚守

积累·发掘·构思

——回顾《卖驴》的形成过程/211

把人物写活/215

多一点历史的思考

——《刀客和女人》创作谈/218

答《青年作家》记者问/222

文学·气质·成才之路/224

小说做法与挠痒/227

与储福金的通信/231

与陈思和的通信(一)/233

与陈思和的通信(二)/242

原汁原味/248

还是慢慢道来/250

坚守神圣/253

与丁帆关于《润辙》的通信/254

《冬之旅》随想/259

耐烦/262

寻找自己的世界/264

小谈小说语言/266

土地与人

——《逝水》琐记/267

通俗与消闲/271

语境

——谈程大利的中国画/272

积累就是分量/274

与李星的通信/276

清高的文学/282

点评《西窗夜话》/283

原创·拒绝·远行/284

赵本夫访谈

——与《乡土》杂志记者/286

一个美丽的梦

——关于《带蜥蜴的钥匙》/293

《天下无贼》本没让“刘德华”死/294

与张镔的通信/299

关于《天下无贼》/301

遥远/302

《任人史鉴》序/303

规矩和天性/304

大地人/305

大地上的守望者

——《新华日报》记者对话赵本夫/310

《斩首》自序/314

精神的高度

——《不如简单》序/315

启蒙事大

——《走向启蒙》序/316

沉静与浮躁/317

追问的尴尬/320

说不尽的王干/321

寂寞中的经典写作/324

《刁成美画集》序/326

唯美、唯善、唯情的写作

——《娑婆之舞》序/328

守望不仅是一种姿势/330

他按住了我的手

——忆汪曾祺先生/332

城市文明与无土时代

——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演讲/334

上卷 人生旅途

马校长

马校长是我小学的校长，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那时太小。而且说不准他的年龄，大约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。在孩子的眼里，大人都差不多大，除了特别老的老人。

小学设在赵家祠堂，初小。只有四个年级。

前院东厢房是先生的办公室，西厢房是一、二年级合用的教室。后院西厢房三、四年级合用，东厢房放些杂物。主殿依旧空着，有时村干部开会用用，春节时族人在这里祭祖，阴森森的。平日学生不大敢进去。

全校只有两个老师，一位是马校长，兼教语文；另一位是教算术的刘老师，兼做教务主任。两位老师家都在附近村上，有时晚上回家，不回家就住在祠堂腰房里，各人住一间，合用一个灶。尿罐则各人是各人的。马校长的尿罐就是一个土盆，灰色，白天放墙根晒，老远就闻到臊气。刘老师是个小青年，就讲究得多，尿罐是方的，好像紫砂一类的东西，很精致，用完了白天用水冲洗，还用一块旧布擦拭，翻来覆去地擦，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晒，放下了还要直起腰端详一阵。村里人说刘老师的尿罐干净得可以熬鸡汤。

五十年代初，乡下办学条件差，一个乡几十个村不过两三所小学。像我们村有小学而且有祠堂做校舍，已经很好了。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很麻烦，一半坐一年级学生，另一半坐二年级学生。老师教一年级时，二年级做作业，反之也一样，这就难免互相干扰。遇有调皮捣蛋的学生，老师就用小棍子敲脑袋，敲得梆梆响。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，小的七八岁，大的十七八岁，个别的已经娶过媳妇了。下雨天，有小媳妇

来送伞，脸红红的。年龄小的学生就起哄：“下雨天，满地水，媳妇送伞抿着嘴儿，媳妇媳妇你别跑，吃口奶子亲个嘴儿……”小媳妇转脸就逃，小丈夫则满脸羞红。那时正上课，老师呵斥不住，一时又有小的尿湿了裤子，大学生从桌底下捅小的一拳头，小学生就哇哇大哭。教室里老是乱哄哄的。记忆中老师总在发脾气，大踏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一会儿敲敲这个，一会儿拎出去那个。被拎出去的冬天罚冻，夏天罚晒，院子里总有几个学生站着，教室里学生就探头探脑。

刘老师很阔气，头发梳得光光的上了蜡，中间分一道线，叫“二马分鬃”，喜欢在帽檐和裤管上别一圈回形针，一走路闪闪发光，很好看。上衣口袋里一排挂四支钢笔，后来听说其中两支只是笔帽。其实这是五十年代农村的一种时尚，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穿牛仔服、戴金戒指一样，算不得什么。村里人有些看不惯，刘老师威信不太高。

马校长就不同了。马校长个子很高，稍有些驼背，长脸，大背头，穿着不太讲究。写一手好毛笔字，过年常为村里人家写春联。谁家娶媳妇嫁闺女也请他写喜字，娶媳写双喜字，嫁女写单喜字。喝酒和长辈一起坐上席。马校长酒量很大，可以喝三壶，脸膛红红的，喝醉了低了头不说话，蹒跚着回学校。大家就很满意，说马校长喝好了。

马校长打学生，威信却很高。平日里，他总笑咪咪的像个大妈，很慈祥的样子。但学生捣蛋时，被他捉住了就揍屁股，而且只揍屁股。总是把你脑袋夹在胳肢窝里，从背后俯下身去一阵大巴掌，打得呱呱呱呱响，或者用教鞭抽，决不留情，抽破了皮就背去看医生。村里人老看到高高大大的马校长背上驮个孩子出校门找医生，就有人在远处喊：“马校长！又打伤一个？”“又打伤一个。”“该揍！”

村里人不怪他。还说他教学认真，心眼好。当初家长送孩子上学时就说过的：不听话只管打！

学问当然是打出来的。村民们从来都这么认为。

我跟马校长上到四年级，都当级长。后来小学建成完小时，他和刘老师都调走了。四年里，我挨过马校长两顿打，一次因为瞌睡，一次因为砸了刘老师的尿罐子。刘老师的尿罐子老被学生砸烂，差不多十天八天就要换一个。换个新的还是紫砂。现在想来，刘老师其实生活得很有

品位。

马校长和刘老师是我人生最早的启蒙老师，其实他们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。三年前我有一篇小说《到远方去》发表在《钟山》，我在里头说至今仍记得一年级刚入学时的课文，第一课：开学了。第二课：我们去上学。第三课：学校里同学很多。四十多年了，不知两位老师是否还活着。

1996年8月14日

老 肖

小时候在乡下，老百姓把放电影叫玩电影，就像玩魔术一样稀奇。那是五十年代。

每逢老肖要来放电影，村里人几天前就知道，大人小孩都高兴，候着过节一样。老肖放电影一村一村来，今天到这村，明天到那村，排得好好的。他的行踪，大家都知道。

终于轮到我们村了。

老肖拉着平板车。车上放着机器，还没进村，人们就迎上去了。且奔走相告，大人们说：“老肖来啦！”孩子们说：“玩电影的那个家伙来啦！”孩子们称老肖“那个家伙”丝毫没有不恭的意思，相反是一种极亲切极快慰的称呼。乡下孩子没见过世面，乡村极少有文化生活，而电影队的到来是个几乎可以令全村沸腾的喜事。那时孩子们除了崇拜毛主席，往下说差不多就是崇拜老肖了。

老肖来到后稍事休息，就忙着栽杆子拉幕子。这时空地上已陆续来了一些老人孩子抢占地方，搬个板凳坐那里等候，看着老肖忙碌，说些

让人高兴的话，或者回忆上次电影的内容。大家的心情都格外好。如果这时有谁被老肖喊去搭把手帮帮忙，比如扯扯绳子什么的，就几乎是一种很光彩的事了。天还没有黑透，银幕前就已坐满了人，大都是本村的，也有附近小村的。来得晚的只好踩着凳子站在外围。孩子们都来得早，差不多已等了半下午。这时憋一泡尿又不能出去，怕一动地方位置被人抢去，就在档前的地上用瓦片或什么硬东西挖一个小坑，趁人不注意撒进去。一时渗进土里，再用脚掩土埋好，无事人一样。凡是孩子成堆的地方，总会有一股臊气弥漫，全是孩子们干的勾当。

放映前先是由村干部讲话，多是说些当前的工作，最不受大家欢迎，就有嘘声。讲话赶紧结束。接着是老肖讲话，大家就鼓掌。老肖介绍当晚影片的名字和内容，很简洁，而且用普通话。老肖的普通话水平实在一般，有些半生不熟的，至多只能叫普通字。但大家听了也新鲜，且纳闷，下午老肖说话还和咱们一样，怎么一讲话就变成这味？后来知道，电影放映员还有推广普通话的任务。大家就肃然起敬：看人家说的，快叫咱听不懂了！

放一晚电影，大家还是不尽兴。第二天老肖要走，都有些恋恋不舍，问老肖啥时再来？老肖挤挤眼说过些日子还会来的，等着吧。

大家就等。等待老肖就成为孩子们童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

二十多年后我参加工作，知道老肖是县电影队的，并和他成了好朋友。我问他，你到过多少村庄？老肖笑笑，摸着已经谢顶的大光脑袋，说记不得了，全县的每个村差不多都去过吧。

老肖放了三十年电影，现在老了，不放了，也不说普通话了。可他身体依然很好，他说是年轻时跑路练的。我信。

1993年3月

三友人

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，最要好的同事是华枫桐和张昌信。老华年长，昌信次之，我最小，大家处得兄弟一样。这两个人都爱钓鱼，老华每论及钓鱼，都有成套的经验，而且据他说早年间在县城有“神钓”之称。我一直怀疑他在吹牛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他钓过鱼。

昌信钓鱼是我常见到的。昌信那时单身在县城工作，礼拜天不走，常在我家门前的池塘里垂钓，有时也在古城河里钓。

鱼稀。需要足够的耐心。昌信其实是个坏脾气，一句话能冲人三丈远。可他钓鱼却极有耐性，蹲在那里半天不动一动，吸烟自然是一支接一支，两眼直直地盯住浮子。动了！猛地拉上来一条“麻尼姑”，鸡舌头那么长。但也有钓到大鱼的时候。一次去古城河边，我陪着。约有两个小时，感到钩子在下沉，凭手感知鱼不小，忙起竿，一下断了线。鱼却没跑掉，下半截线缠在苇棵上了，哗啦啦水直响，东突西窜，偶尔闪一道鱼脊。真诱人啊，我有点热血沸腾了，到手的鱼哇！时值深秋，水很凉了。昌信稍事犹豫，很快脱衣下河，水深及颈，一猛子扎下去，不一时双手提一条大鲤鱼上岸。回到我家称了称，二斤四两！昌信冻得浑身紫红。那天煨鱼下酒，只此一菜。半斤酒下肚，昌信才说，我是舍不得丢了鱼钩，我说我更看重这条鱼！钓鱼的和吃鱼的差别大概就在此。这是境界。

后来，我因为发表小说《“狐仙”择偶记》，引起全国几十家报刊争论，这本是好事。一篇作品问世，没人说好，也没人说坏，那是作家的悲哀。汪曾祺先生就来信说本夫你真幸运。可当地管事的人不懂，说惹祸了！小说诬蔑大好形势，又那么黄色，几次要把我抓起来，闹得全